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兩谿文集卷十

明 劉球 撰

序

送河南按察使包侯復任詩序

河南連有水旱蝗蝝之灾而細民艱食阻饑之情隱得以上達雖羸輭之餘者不至有無告之患朝廷救荒賑乏之仁恩得以下流而横狡之尤者不得為壅滞之病

則按察使𢀸侯不為無功於其間焉故其以課最復官而歌詩贈之者皆美其克舉憲政以康其民有益于國而賢于世之人也予則以侯之為人可追踪乎古非止賢于今世之人而已葢嘗聞侯之一二善行于修撰邰君宏譽而有以知其然矣邰君之言曰侯為御史時有同寮楊御史者蜀人也往使雲南以無家人在京道寄白金數十兩託侯貯以俟其歸後楊死于道其家不知寄金之故侯乃謀以歸之遇其鄉故官京師者即以告

馬卒歸金于其家侯之鎮遼東也其鄉人胡文善爲驗
封郎中緘一書置侯笥中語侯家人以俟侯歸而發之
不數日自沉于井以死侯歸發書皆託其家之言持書
哭詣其家則妻子俱無惟一女甫十歲遂収以歸長育
教誨如已女及笄擇壻得良家子即治奩具割莊田以
嫁之嗟乎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至
今人以爲義事如侯所爲殆不下於二賢矣予故謂其
非止賢于今世之人而已也雖然二賢以公天下爲心

豈義于一事而已哉其為上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為下也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故范氏之言曰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正謂此也亦何所適而非義乎故能高其功業于當朝大其聲名于後世也侯能廣是心以效忠于國盡力于民又何患古賢之不可及哉因序是詩以祝望焉侯浙之金華人懷德其名云

送河南叅政孫侯復任詩序

上課績京師歲不知幾千百人及河南參政孫侯至而京師士大夫自禮部以達百司莫不冀其留天子左右輔治賛化以澤潤天下不欲釋而歸之河南使一方之人偏蒙其恵河南七府十二州八十八縣之民又莫不欲其亟還會府增修德政以綏而字之惟恐其久於京師而不來使失其所庇頼夫奏課非滿九年之期則無分殿最舉得復官此著令也何故于孫侯則冀其留京師者如此乎切欲其還河南者如此其亟歟蓋其爲人

自處潔白與物寬和為政平易又有學問文章以潤色之嘗官禮部為主事郎中克佐其長秩典禮以文治平今居河南三年數陳封事以業其民之流者累萬計又欲課耕蠶設學校推先王之政以富且教之以至河防之固兵籍之清吏蠹之袪凡可以除民害為民利者莫不盡心以故來京師則河南人皆待之歸河南則京師人欲留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其侯之謂歟球于侯有同寅之舊用作詩以贈其去且祝其來焉

送劉先生赴四川叅政序

儀制劉先生以四川左叅政薦將行議者以先生為吾吉老成人由進士歷官禁林郎署三十年優于學而閑于政自元老列卿而下莫不知其賢天子嘗命之署禮部事有薦之為布政使者特詔留之以備急切之用其為時望也有自來矣必升諸廟廊以贊治化之出使其惠均天下然後有以愜輿情出叅藩政其任非不崇且重然去朝廷既遠蜀又在西南萬里外涉百險而後達

天下欲均其恵不可得也是豈輿情所快哉先生則曰吾久居京師其鋭者挫而壯者衰矣得佐政方岳則志或可施而事或可為其稱吾意一也且老母年幾期頤得從便道過家拜堂下亦足少娛其情以慰離别之思其稱吾意二也吾甞董事至蜀其民多信服之至今山谷間猶有父老能記其名識其顔面者往而撫之則令必易行政必易效其稱吾意三也官至三品食禄倍于其前又有此三稱意自吾分而揣之已荷恩遇出于望

外矣尚何敢當議者所稱歟夫先生之言固有長者之風議者之詞亦出公天下之意可謂彼此俱至矣然先生道有諸身而賢名著于上下者固在其輟朝行出以歷外任俟有理效可稱然後進之郎廟以當股肱之寄所謂將欲親之必姑遠之朝廷之處先生其意豈在是歟球蓋有以知先生之意雖稱於一時而議者之望亦將有副于他日因閩縣尹伍君遵憲有請特序其故以為先生贈先生字孟鐸伍君幼嘗從遊及第進士有官

命往來京師而師弟子之情猶藹如也於此亦可驗先生之德矣

樂平虞氏家範序

數口之家理之無其法猶將有爭競不齊之患況欲義聚一族至于久而不析豈可無法以齊之乎此樂平虞氏家範所由作也虞氏之義聚本竹軒隱君之志後分而復合則其子良佐克佐其孫諫兄弟也義聚家範作始于良佐而演盖編校之則其子訥與讜也範之爲條

百五十二凡尊尊字睦族之道冠婚喪祭之儀居官禮賔經財供賦防患周急之節靡不悉備齊家之法盡於此矣欲繩其子姓使歸于義固不可無此矣在昔以義聚尤著稱于世而蒙旌異于朝家不過三姓焉耳九世同居者張合食七百人者陳不分異十數世而食口以千計者鄭是三姓者非有法守何能然然張氏所持惟一忍陳氏所訓僅數事惟鄭氏有家規百六十條以維持其家約束其子孫極精且詳則其世數倚于張食

口衆于陳由宋迄今孝友相承衣冠文物甚盛卓然稱
為天下第一家所以致此者得非家規之力耶虞氏家
範大抵忝酌家規而損益之以為其家一定不易之制
故尤精詳使其後人能身服而世守之則于和閨門厚
彝典綿家慶美風化又何難匹休鄭氏耶然守是範以
義其門也豈無其道哉苟父子兄弟之間同以至公為
心不為一毫私利所間則是範之行也固易不然雖有
是範將安施耶傳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因序

以為虞氏後人勸

送金華劉通判復任詩序

朝廷之任人也難於得恬退之士君子之歷官也難於遇清明之時士恬退則得失非所患時清明則用舍無不公二者俱至豈不誠為難哉吾友金華通判劉嘉秀其以恬退而遭遇夫時者歟蓋自薦舉之法行而列庶位者一為當道所知則取尊官遷美任不啻于拾芥折枝之易嘉秀來京課績不投足于達官貴人之門則亦

已矣又自陳其材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夐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是豈利于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詔旨省滌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遂其所願欲廼復有金華之命朝廷豈不以其才足以為治而長民非典教之職所能盡歟不然何獨留之而不釋也愚嘗以為唐虞之世無遺賢兩漢而下有巧宦其所以然者何哉盖古盛時為上者明于知人為下

者恥於倖進故賢者得以盡用而無遺及世浸衰上無甄别之鑑下習奔競之風故官者輕冐而多巧令嘉秀辭之既斂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風歟嘉秀以翰林庶吉士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庶介之操綽有聲稱故其留也人皆喜公論之存而古道有可復之端然而美其所施之政以文其所守之操求無負於朝廷留之之意嘉秀於此亦不可以不力因序以告之

南樓宴會詩序

南樓在北京皇城之南牖戶皆南向故以南名清流賴君德壽自翰林庶吉士擢爲編修嘗搆斯樓度古圖書公退輒從而閱之以博其所學非素厚者不與造焉至是以纂述稍暇約同舘之士飲其上酒殽蔬果多自其鄉來甚奇且旨杯酌既舉則薰風條至時雨輕灑俄而雲收雨止簷月浸白雖密邇朝市而塵喧淨滌雖無山溪雲水之臨而襟抱自清雖當盛夏之時而爽若秋至

是以坐者交歡飲者盡進因取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之句分韻賦詩以寫其懷其為樂也裕乎有餘得非斯樓有以助成之歟雖然世亦豈無崇臺傑閣盛供具而妙歌舞得風月之先於斯樓者乎至於賔主皆文學縉紳之流笑談觴詠之間必先於德義崇於禮讓著之文章以樂其清樂則斯樓所有而彼所無也惟吾儕與賴君皆由儒服先後升朝以共事於禁署故得退而相與徃還以樂其私也如此則是樂也又皆斯文契合之

所致歟匪徒借助於斯樓而已為詩二十首探韻而賦之者客也倚韻而和之者賴君也受衆命而序之者球也

送吳氏二子南歸詩序

吳氏二子者翰林編修與僉凡子洛與其子遠也與僉在翰林走書命二子奉其母孺人來就養二子恭命而至與僉修職侍膳之餘輙進二子授以春秋心學二子既聞其教亦鋭於進雖盛寒暑而窓几之間書聲不輟

迄今二年文與義通儀觀聲氣亦雅于舊縉紳大夫見而問之莫不羨吳氏之有子與僉亦自喜二子能如其志誨之益切已而其母荷褒封之命有故園之思與僉以守官不得侍行復命二子奉以歸且俾卒業于家吾愛二子之好學而欲其大有所成也乃酌而告之曰義理之載於書也無窮博而求之則其端倪愈廣而莫究深而造之則其底藴益遠而難窺君子必孳孳日夜以盡心所學至于久而不怠然後得于心也碩以邃施爲

德業發為文章莫不俊偉光明茍勤其始而惰其終不務乎内而慕乎外吾未見其有成也子凡弟領父叔之教不為無所得矣雖然此其已至者也有未至者焉不可不求其益也故鄉多耆德達才歸而師且友之以講求乎精微之蘊而加之以不自已之功則他日所就必將倍蓰于今日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其進而毋止焉吾將望子為士林之喬嶽矣可不懋哉故事邑子弟省其父

凡京師歸者同列中必有詩致其贈勉之意至是亦然因録吾言為詩序

送江編修還蜀詩序

蜀川江君世用為翰林編修三年蒙恩賜歸其家待名用或謂世用以瓌偉之資服其先君叅議公義方之訓益之以通都大方達人君子薰陶之功故其藏于中也博而有本嘗第進士宣德中遭先帝注意求賢親試羣進士于便殿選其最者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賜以襲

衣給之居第從人使得從容進學世用寔八人中傑特者也後四年復合先後科進士試之選其最者二十八人擬諸二十八宿俾進學如初世用又二十八人中傑特者也今皇上即祚思用先朝所遺才俊于二十八人拔其最者十二人授以翰林七品職世用又十二人中傑特者也三大選拔皆朝廷盛事世用皆與焉其進用之期宜日益至今遽遠歸豈不有以沮其進歟予曰是歸也豈非世用嚮進之地歟今世士學所以不古功業

亦隨以卑者以其幼則𢾾功於舉業之習壯而局跡于宦途之遊不得盡心所學以與古追也茍仕而得歸家林以肆力於詩書而深有得一旦起而位崇重則其所就必將高與古期非時流所能及矣吾故知世用他日之進必自今日之歸始蓋嘗驗於其家祖文通而有以知其然矣文通仕而歸田里即閉門卻掃以力於學後復仕而文章政事卓然冠當時至於封侯拜相功光前史則歸而加學以大有所成其江氏家法歟世用能嗣

而守之不患不為今之文通矣其進也又孰得而沮之哉或者之論遂息而同館之士皆為詩贈之用予為序因書為世用告

送侍讀尹先生南歸詩序

谷有芝則卉物以馥林有鳳則羽族自馴鄉有君子則士俗不患其不美君子其人中芝鳳歟是故王通居龍門而河濵之人好學陽城隱中條而晉鄙之人善良君子之善變其俗如此予豈得不以復其郡之故習望於

侍讀尹先生之歸哉吾吉以文獻名天下久矣今時學者多逐末其文與氣浸弱於初豈其弘才碩士悉出以仕于時内無老成人為之矜式以作起之歟不然青原文水之鍾秀自若何來者之不如昔也尹先生吉之君子也嘗魁鄉薦名甲科列官詞苑沐清光二十餘年三遷而至今職其學有原委其教有成規其家居時從之遊者已衆及官禁署四方學者猶多負簦踵門常閉而卻之不可得故每一興賢其門生輒有與者今也去官守

以即閒安郡人子弟必喜以為得所師近者將往而親炙焉遠者將慕而私淑焉先生亦必樂于出其所有以造就之意夫邑里之間衣冠相望絃誦之聲不輟翻然有以復其文獻之舊當自先生之歸始雖然天子之命先生固曰還家備名用也非許其休致也水濵林下豈先生驥足久逸之地耶行當應命而來以展步于九逵之逵也弟子之及門受業固不可緩先生之為人觧惑亦不可不早否則徵書卒下師弟子間必有彼此相失

之慨焉予既有詩贈先生行矣因給事中劉君益中書舍人宋君懷有請復序以併告夫郡人子弟

送張孟敬還赤水詩序

有佳子弟能力問學以振起其家聲者必賴其父兄之賢以佐其進而資其成也古所謂樂有賢父兄者豈徒為不肖子弟言之哉雖佳子弟亦然也吾故有以知張氏之必昌焉張本句容舊族因戍以家貴州赤水今五六十年來子姓凡弟盛於故鄉猶合爨無間言卓爲戍

行中鉅室其最秀者曰諫始遊蜀府長史劉仲玠先生門予典喪禮蜀邦甚無事長史進諫于予予得與之講禮經竄改文字間覩其尊翁伯安甫勉之進學書數紙詞旨端雅有儒者風詢而知其平昔心公而行篤自守將而下莫不賔之邉臣朝使道其地而不獲其一見必不樂也其見重于人如此又能傾貲以給諫之就學予已知諫有賢父矣其後諫領鄉薦上春官後期復從予卒所業其從兄孟敬奉父伯命來視之則諫已第進士

兄弟相顧甚歡予見孟敬禮恭而言順舉止進退莫不有節且能篤友愛以謀足其弟之所未備者甚周且緻又有以知諫之有賢兄也父兄俱賢則其子弟之進德立名有所資矣又何患其道之未成家之弗昌哉吾嘗觀于大林之木矣美材叢植其中必有干霄而連抱者出焉何也其庇蔭之者衆而滋養之有素也人之有賴於父兄也亦然子固知諫之所就非止於進士殆將顯當時名後世盖以其父兄俱賢卜之矣孟敬居京師數

月將歸為其父伯喜與諫遊者皆賦詩贈之予知其父子兄弟之賢有素特為之序

送陳編修歸省詩序

士之有文學富而才美者未嘗不榮於官近侍其有爵命巍軒冕者又未嘗不榮于歸故鄉故登瀛之舉自昔所重晝錦之喻至今流傳二者為世所榮有自來矣如吾安簡今日之歸豈不又為榮之至歟夫策進士之高等者入翰林而錫廷臣之舉職者歸以致其推恩之命

固聖朝令典也然士大夫有望玉署之崇嚴而不得一從事其間者雖從事其間或歴年之久而不得以請歸者得請而歸或其親已不得目覩其盛者是皆未足以為榮之至也安簡自儒服捧鄉書而來策為進士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僅三年荷朝廷推恩加其父母榮爵美號復得請歸以致其命且為其大父歛昭重慶於家庭播寵光於閭里其為榮也何其至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朝廷之遇安簡其禮不為不厚矣安

簡將思何以効其忠乎吾鄉忠節名天下葢以在昔諸賢處心至公畧不為一毫邪私矯詭所惑故其事君也篤盡乃心以能收名於當世垂休于後來而以吾郡顯至于今安簡歸而謁其祠按其載籍詢其實于鄉之長老則于忠君之道自當有得特序以啓其衷焉安簡姓陳名大家廬陵之大歴云

送侍講邢君南歸詩序

君子之進退也有道豈衆人所能測識耶侍講邢君之

還濡須以待名用也人或謂君家富且殷宦遊十數年歸而母安人尚無恙兄弟子姪同居者千指惟其意之所向無不從居東阡南陌有閥閱衣冠者非其親戚即其故舊可與往來以相歡名園别墅遠近相望而芝嶺巢湖山水佳處莫非其宴遊之地吟詠之資其為樂也當不減季真居鑑湖樂天在龍門矣豈復有心當世眷念夫宦途之人哉予以此為衆人之見也非知吾冊君者也永樂中屢策進士江北之士占名第一者惟君一

人太宗皇帝得之喜以丹書其名于榜首前此第進士未有丹書其名者至君始有之當時以為奇遇後君官翰林再修國史俱蒙加賚進秩以優賞之朝廷之遇君也不為不厚君之抱負淵宏茂碩猶未盡輸于國今之歸也且有後命非若彼休致者得以終於離羣而絶世也他日名命及門君且就道矣故鄉之樂豈足久維其心哉已而會諸交游觴君為賦白駒之三章君曰覔也敢過於優游而決于遁世耶因復以假樂之卒章在會

者皆曰不能位以寧其民者君與吾儕共之耶於是人皆知吾儕與君有戀戀不釋之情也故鄉之樂不足爲君淹也玉堂金馬行且有君跡也學士大夫作詩贈君者又皆此意予故不揆淺薄謹從侍讀孫君曰恭修撰郃君弘譽之屬而敘其端

送檢討何君詩序

今年夏天子以旱澇之相仍憫烝庶之重困詔廷臣省躬脩政幷省厥寮于是庶官以剩員去者甚衆其中能

不改容與歎經營覬覦于復職之命無幾人焉惟翰林去者八人無一人無喜色何耶是八人者皆君子也君子燭於理而安於分有以知禮義亷恥之在己者為至重勢位利禄之自外得者為至輕能不以其所輕而易其所重者故於去留之際超然不以介于意況侍從之臣為上所優遇特令家居以待召用非若衆有司去則當改選於吏部也其心豈得不喜也檢討何君孟煥又八人中喜去之尤者也先是孟煥荷朝廷推恩封其尊

府以其官即請還家致其榮未嘗所允然其歸寧之懷未嘗不日往來於舜水龍泉之間至是忽有是命譬如待渡巨川之上欲往無由而適遇舟楫之來其為喜也豈得不倍於人哉孟煥行矣陟岵之思可指期而釋矣甘旨之養愉色婉容之娛可朝夕施于其親矣雖然君子之厚于親者未嘗敢忘其君也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非以是歟吾以故知名命既下孟煥之喜於趨朝當不減于今日之喜于還鄉也孟煥奉歡之餘尚力

德加學以㤞弘其他日事君之𡰪焉戶科給事中舒君孟焕邑人也倡交遊之士作詩送其行且屬予序孟焕舉進士時予官禮部因得與接其後同預史事又同官翰林相雅非一日義不容辭故序之如此云

送尚寶少卿袁公致仕還鄉詩序

正統四年秋七月尚寶少卿袁公忠徹疏于朝曰臣起四明布衣因先臣太常少卿廷玉獲侍太宗皇帝于潛邸伏覩龍顔之靈異逆知神器之必歸已而果靖大難

奄有寰區父子以是屢承眷注臣自中書舍人積官至
今職叨榮禁署三十餘年歷事列聖咸辱不見棄擲今
年六十有四聰明日以去筋力日以衰雖欲强自支持
以効涓埃之報然任事服勤不逮少壯時遠矣如蒙矜
憫俾得生還故里則臣受賜為無窮感恩必至瞑目而
後已上留之不能得廼允其請士大夫甚為公榮設供
帳都門外以厚其餞能為詩者皆賦之翰林修撰邵君
宏譽復命工畫者繪寫其事且録所得詩合為一卷屬

予序諸首其在昔人致事以去而餞送之榮足為史氏所張皆未有過於漢之二疏唐之賀季真二三君子而已然二疏之去雖有人能圖畫其事流傳以至于今而詩則未聞有賦季真之去雖有詩為之贈而畫又未之有作今公行李既有士大夫之詩又有工畫者為之圖可謂能兼有疏賀二家之有矣畫猶未足多也惟公以詩名家今又益之以此其歸也與鄉人故舊倘佯鄮嶺之麓鄞水之涯席白雲而蔭喬樹時閱斯卷必有高懷

遠思形諸篇什以詠歌夫太平之盛頌其退休之樂源源其無已也亦復留心都下念其未去之人數恵一章以道其故情否誠辱不吝所恵則吾儕當珍而重之以為奇玩慎毋以出處跡殊而契闊不以及吾儕尚日翹首以望嘉貺之來也

送河南僉憲歐陽君赴任序

朝廷増置風紀之職以督學政三年河南僉憲歐陽廣哲首以其績來奏得紀最以復官其部下諸生第進士在

京者十數人詣予請曰吾曹以藐焉布褐之子一旦得受冠冕以立于朝是皆僉憲公作育造就之所致也今幸一見面顧他物無足為贈其可贈者惟文爾故敢以請又曰河南雖連饑饉以僉憲公能徧歷郡縣諭慰其人開導其善心以故士不廢學人皆樂業如平時其為惠也莫大焉非文則無以張之又曰先生僉憲公郡人也文寔宜為願勿有所卻嗟乎歐陽公今世之篤於行遂于學工于辭者也豈予文能為之重哉雖然久交素

願之私積於心者不可以不道也始予與君同以春秋之學筞進士永樂中當時皆有志于文斯世及君以吏部主事膺薦赴河南所事雖不離于丈乎猶惜其不得留内廷以備顧問掌紀載俾予得有資以濟其愚無能然無力以挽之徒脊脊于懷而已今君于河南迺能得其人之感恩誦德如此以是占之則其德澤之洽被于汴洛伊頼閒殆不可涯後來之俊聞風而起者又將盛于今日君雖去此而能大有功於彼矣其德業之茂豈

予所得與哉然而今世仕者苟有文行著稱公卿大臣必將置諸天子左右以輔成德詎如君之賢豈宜久於外耶勢當有以慰予所惜而遂其所願河南之士將不得獨專其恵也因序以待之

送山東僉事薛君赴任序

余在館閣聞侍講儀先生誦薛僉憲德溫之賢於稠人中曰薛君督諸郡邑學政甚有方能作其士氣使惰者勤懦者奮憤悱者有所啓發其恵之及山東子弟已多

山東子弟薰其德以進而為名材出而登仕版也不為少克勤厥職如薛君豈不誠賢乎哉余從而佐之曰薛君吾同年友也吾知其賢為有素其為人也廉靜謙約而積學不倦可謂士林中君子也其為御史也深達憲體所至而人服之累陳封事皆切于理道有益于風化可謂臺憲中君子也今居山東而憲職之舉不減於御史時又豈非方面中君子歟宜乎其造就後學之有此效也士大夫以故而皆賢薛君薛君來京課最當復官

御史閻君肅孫君麿請予言以贈之予以增憲臣以督學者寔聖朝令典天子公卿欲推唐虞三代之德化以文其治平故有是舉不可不與薛君論之夫古聖人立教未甞專于文藝必以德行為之本也舜命契敷五教而文藝不與周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六藝于德行之後孔子亦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不以文而先於行也而今世為師者之教惟事于文為弟子者之學尠由于行亦獨何哉必有以去其獘而後古道可復薛

君於山東果能使其師弟子事于文而不遺其行乎茍有青兖海岱之境絃誦之聲比屋而孝悌禮讓之風藹然以興則不問而知薛君能廣德意以美其士俗其為士大夫之所賢愈不容已矣薛君以為何如

中秋宴會詩序

宣德四年秋八月霖雨既霽天廓風清余乃會客賞中秋節于西朝房時李檢討克述奉旨將南歸劉教諭金鉉秩滿自蜀至國子生周志謨劉自省來自故鄉王教

諭忠佐將之杞劉教諭自禎將之中牟皆在會列尊俎具陳醴饌序進于欲與客為歡客乃從容於故舊之序禮文之講雖數易令而飲皆不盡量必俟月出東方然後探韻賦詩各引觴以期于醉而無一人至亂失儀者可謂樂而有節矣夫君子之相與未嘗不託宴會以叙其情然其會也豈徒以盛饌為尚沉酗為悅而已哉所貴有禮以相接有忠告善道以相規使人見德而皆勉於善也故樂賓如伐木則求友之意篤好主如鹿鳴則

周行之示切欲並受福如賔之初筵則伐德之戒嚴古之君子崇德于宴會間也如此今余與客雖齒有少長達有後先去就離合有遠近之不齊然皆去鄉土暫聚輦轂之下得為是會以共一夕之歡固非偶然誠宜以德為之表顧予德薄無嘉言行可益于客為是會重惟恃諸客動有禮存言與道不悖非惟能使是會不索寞其所以進予于德也盖不少亦庶幾乎有周雅宴會之遺意歟因集録所賦詩得十四篇其十篇皆客所賦又

四篇則予及子弟爲之復序其端以彰是會之有德

贈永平郡守李侯考滿序

宣德中朝廷屢詔舉賢當時大臣以初嚴舉主之令不可犯率連數人共舉一人以塞責獨都御史熊公於南京一疏舉十人上皆用爲郡守寧海李君文定由進士起爲工部主事進刑部郎中皆有能聲以故在十人之列擢守永平今秩滿六年當上課京師盧龍指揮使李君本正與之姓同而意氣相得遣人詣予請曰永平界

在畿甸而邉臨朔漠之域内廷將命之臣外蕃獻琛之使無日不往來道路其送迎常不暇而供億為甚煩非通才敏識練于事而勤于職者為之守欲望理效盛臻民心悦服不可得矣惟今郡守下車以來公不廢于事私不縱于奸政令得其平刑罰無不中雖吾武衛之士亦皆蒙其惠而安其土况其所涖之民孰不懷德畏威以相安於撫字之下歟有賢郡守若此則於課績之際不可無文以彰其美故敢以請幸勿有所辭予信其言

而知郡守奏課必為天下最矣又服熊公有知人之明足以驗薦舉之法有益于世不可廢也雖然大林之木垂蔭愈廣則柯葉愈茂廣淵之水流澤愈遠則波濤愈深君子能成事業于遠大垂聲名於悠久者必其志不滿于既得之後功克勤于垂成之餘非若小丈夫然願遂而量已盈也今郡守之績著于往者已茂矣使其政不怠于初立心制行益勵于後則賢名愈著必有人能明於知人如熊公以躋而置諸廊廟之上豈但久利於

一郡而已哉因序以待之

錢塘陳氏族譜序

譜為族而作族有譜然後本支可究昭穆可明戚疏可别親親之意於斯乎存豈以世代不得遠叙而廢于作譜耶此監察御史陳君志浩所以拳拳於此而弗置也陳本中州士族宋時從高宗南渡占籍錢塘之豐寧里世以官爵尊里中遭亂宗族散盡譜隨以亡自高祖以上世次竟不可究御史心嘗憫焉乃悉曾祖以下宗派

而譜之且攜以示予曰自吾之身上泝高祖為世僅四旁達吾三從兄弟為服猶未盡於五然已不得其名而書之矣今復不書其名之可得者以傳子孫安知後人有欲求其名而書之亦將如吾今日有不可得者耶此吾譜所以作也然譜者譜其寔也敢有一毫誇附于其間哉先生吾同榜中職為文者願一序之庶幾覧者知吾譜意焉以予觀于斯譜豈惟親親之意至而足以繫其族人之心哉蓋寔近乎淳古之風而可矯夫流俗之

偽焉何也寧缺髙祖以上世次而不可有所增益以誣其先則世有追名漢太公上世於唐時比者視此能不悔其妄哉寧自再從之親而録之不敢扳附名宗右族以欺其後則世有因貴盛求與趙郡諸李叙昭穆比者視此能不愧其謬哉其于世教為有補不獨有功其族人而已也况御史席其父龍溪監稅彦良遺慶由進士尹零陵能惠其民用超今職其平昔自樹以貽其子孫謀者多於是譜陳氏殆將為錢塘蕃盛之宗歟後之人

其力於德以承之

送桂亞先生南還詩序

君子之進而仕者豈惡窮居恥卑服求其身之利達而已哉蓋欲立有為之地發抱負之奇以達乎其志也及其退而休者豈薄榮名輕富禄求其身之閒安而已哉蓋欲顧止足之義勵廉恥之風以明乎其節也志行於强仕之餘節全於賜老之日如桂亞楊先生惟效其進退豈不合乎君子之道哉先生始以進士蒙恩特授河

南按察副使以風厲失官用薦擢監察御史按事雲南
福建久之調松江推官雖迹有升降而勢不能無崇卑
遠近之殊然所至必欲勤職務嚴禁令以張國法而興
民利不欲隨俗上下以取容而希譽夫豈世之夸毗而
忍澳者所可倫哉今年力未衰而決意求去期與鄉邦
倦遊退處之士窮山水之趣尋烟霞泉石之盟于丈江
之上以樂其餘年其欲退之速亦足使當時患得患失
懷祿而固位者顏忸怩而心愧怍乎故謂其進退合于

君子之道焉先生戒行修撰郤君德昭以士大夫贈别詩來索予序惟楊氏之先多聞人而文節公于吾家孝節貢君為同門讌亨録事于吾家太史公為同年二賢之退休于家也與吾先世數有文詞往復以篤綢繆之好雖予出晚然幸接先生清步于朝于其歸也固不能嘿先生即田里亦能有作為予寄否苟彼此不棄則於先好其有繼云

送劉斷事赴福建都司序

皇朝法古建制於方州置都帥之府以當一面之寄而所任皆武功之臣不可無文吏以輔之此經歷斷事之司所由致也有二司以掌其吏牘理其刑名故武臣不必勞心于會計竭智於訊讞而所部之內事不至于愆期獄不至於淹抑政務自得其理帥府所資于二司不輕而重益明矣為二司者豈可不率其職以分任夫帥府之事哉宜陽劉君制宜由國學生筮仕為浙江都司經歷踰年以家艱去官至是免喪改受福建都司斷事

夫二司雖皆帥府之所不可無然經歷所司之地又非斷事比也蓋斷事理官獄情之枉直刑罰之重輕人命之生死莫不繫之尤為帥府所重之司夫豈可以忽而不慎哉昔歐陽崇公為郡理官嘗夜燭燈治死獄丈狀而屢廢以歎家人問之則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古人之用刑也如此其慎後其子文忠公以藐焉遺孤起為宋之輔臣而

文章道德卓為百世師得非慎刑之報歟制宜於聽訟決獄之際能如古人之加慎焉使刑必中而人不至於冤則忠恕之意存于刑罰之中矣豈但足以增重于帥府收名于當朝而已哉殆見慶流後胤德光昭於無窮也予與制宜素雅又重以海北鹽課提舉張君洪範為之請故特為文而舉崇公慎刑之意以期望之

送海北鹽課提舉張君赴任序

予家居時聞張疇洪範以習書翹然自拔于分宜諸生

中往往於兩邑世族家見其所作大字頗雄壯而心愛之意其他日必能成書名後官京師遇洪範膺貢而來詢而知其書法有所宗益加重焉及其中禮部考將赴南監待次以出身也從而謂之曰今天下善書者悉萃輦轂下子若自陳其所習乞就能者以卒業可北留矣洪範如其語作數百字隨疏以進果得留北監未幾且預寫誥之選由是書法益進而四方踵門來求者無虛日歲滿當受職予謂其必入中書以掌絲綸之出然後

不枉其所能已而乃有北海塩課提舉之擢提塩之秩固優于中書然所理者泉貨所司者簿書未若中書密邇闕廷得優游翰墨之域有足盡吾洪範之能也雖然君子抱有奇器能不以自外至者間而毀之則無仕而不可無往而不自得矣故西溪塩稅不足貶范文正之盛德衢州塩倉乃足起劉忠肅之清譽蓋素心高明者雖居汙地而道愈光也以洪範之學力至而志識高海北塩課豈得掩其書法之精哉况古六書之法皆出心

畫心畫得其正則豈直書法出于正而已哉施諸天下無不出於正而下可著稱于簿書之末高可致大用成偉烈于燮調弼亮之餘精可贊至理于樞密之地心畫之為用也博哉故自古名能書者未嘗不優于政事而擅乎休名也洪範因其能以求諸心而發于政則其所至豈有極哉故因鄉故之請序以為其遠大張本云

兩谿文集卷十

雨谿文集卷十一

明 劉球 撰

序

送僉憲王先生還諸暨序

在易艮之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王先生孟堅之出處其有合乎斯義歟先生嘗以翰林修撰謝病退居諸暨山水間恬然不復有意于世用及朝廷欲布維

新之化用大臣薦擢為江西按察僉事俾奉勑往督十
三郡六十九邑儒學之政乃幡然就徵不復為田里顧
按諸學三年德與政行俗由化改來京上其績又脫然
請老以歸畧不為名位繫其出其處無適不與時宜其
道豈不光乎然其賢名之為世望也重麗澤之入人心
也深故中外之人尚有不樂其去而欲其留者其在翰
林諸君則曰先生德行文章高與古期年未甚耄才力
猶足有為旣不欲久暴道途任巡按之勞則可復留於

翰林以備上顧問為士大夫典型何故求去之速使人無從觀儀而洛善道耶在江西子弟則曰吾鄙之士被公之教服公之令方思勤于進學勵于脩業幸其作育之久薰陶之至則所造就不患不倍於初何不少留以終所惠使吾儕得有所成耶惟先生決出處之分於心也有素終不可徇輿情而或移於是翰林諸君賦詩贈其行也連篇相屬以道其别懷致其不忍釋之意既詳且盡俾球序之球江西人也因并述其子弟感德願留

之情如此或者先生優游物外事著述之餘展是卷讀之因憶翰林尚不忘吾江西馬

送禮部左侍郎吴公致仕南還序

仁宗皇帝御極初吏部循資陞給事中三人為按察司僉事陛辭之日詔以三人可大用不宜置諸疎遠即日命下俱拜在京三品官今禮部左侍郎政和吴公三人中尤賢者特拜刑部右侍郎公由進士給事内廷十餘年明敏之才清慎之行素為仁廟所知故有是拜在刑

部益茂厥德皇上嗣大寶遂陞禮部丁家艱去官終喪入覲以年逾七十抗疏請老上特允之行在禮部尚書毘陵胡公侍郎武城王公將率厥屬往送之以球嘗吏于禮部俾序其事夫仕宦而得引年謝去固君子知足之道亦國家優老之禮也然忠臣念國不以去位而或忘明君信賢不以賜休而遂已故祁奚老矣為社稷慮即乘驛入言董仲舒賜歸矣國有大議則遣使就而問之君臣相與之情豈以進退遠近而有間哉今時清寧

士大夫方榮於進用公年雖至而精神未衰乃脫然謝高官辭厚祿乞退身田野以卒餘齒朝廷加重老成人不欲使之劬躬夙夜憂恥而慮殆故徇所請以成其恬退之節所謂知足而優老者兩盡之矣然宇內之士以公受先朝拔擢恩出非常効報之心必不以老而少息咸欲其為今之祁氏而願朝廷以仲舒待之球因序以為公告冀公之跡雖南而心常北也

送孫侍讀歸省詩序

自上御經筵侍講之臣欲省其親者皆嚴于奉職不敢請請亦必至再三而後得命獨吾豐城孫君曰恭念二親衰暮而凡方伯蒞政西廣弟郡博掌教京學俱不在側奉朝夕之歡疏乞歸省辭懇切而意深至上特憫之不復詢于有司即命之行人皆快焉且謂孫君其亦善榮於親者乎及第為編修時荷恩封其尊府國子先生以其官母為孺人矣及進修撰嘗得請歸為二親壽矣今轉侍讀復得膺是命以歸在官十餘年三遷其秩而

得三稱其慶于家非善於榮親者能之乎君子則曰此特世俗所榮耳在于孫君必不以此為至而將取其大者焉君明于儒者之道行義高于今人文章追乎前古其志固欲有為于今而期至于古也使世不大用儒則已用則君必與之况已列侍從之職乎一推而進之必將舉儒道以康濟天下光澤朝廷恢宏其事業矣資是以榮其親不有大於其所嘗得者乎雖然未有致大不自小也蓋嘗觀易之漸矣其象鴻之進自干以至於逵

然後有羽儀之用者必以其升之有漸也然則榮之小者其亦大之漸乎故知孫君將致大榮於其親亦必兆於今日之歸幸益其道以竢之寮友重君行者皆贈以詩俾予為序予因抑其榮于衆人者而申其榮于君子者以期君進且悦其親於無窮焉

華林胡氏族譜序

胡氏家洪之華林千餘年而徙毘陵者半之子在禮部時大宗伯示以毘陵譜自華林支子璠仕唐為常州刺

史始璚四世至宋太子少師文恭公宿宿從子吏部尚書宗愈累傳至宗伯世系爲甚詳今於兵部主事舒君敬所遇華林後人彥志之子一清覩其合毘陵之譜於華林者蓋自劉宋太子左衛率壯侯藩始藩後二十四世唐御史韶有子五人璚其一也凡弟各居名郡獨冢凡膳部員外郎瑫以宗子留華林三傳至國子監簿仲堯以義門名天下其子用之第進士再傳至刑部尚書直儒直儒之後八世至淮西提幹文昌即彥志六世祖

也其間此昭彼穆大宗支派莫不悉著明於宗伯所示者遠矣蓋彥志父子嘗與宗伯參合較訂無所遺失故其尤詳如此雖然質之於史猶有當辯者史謂仲堯弟克順仕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而譜没之且繫宗愈於華林派下亦與史異果譜得其寔歟譜云直儒為尚書建炎間能遏僞歸正有勤王功氏族書亦取其詩矣則史當有傳乃逸其名非史之失歟史稱仲堯弟光禄丞仲容以弟之子用訥後試校書郎譜直以訥為

其凡子無後仲容之説又以用之為容子亦與譜不合是皆史之偽也譜必有據至謂壯侯孝友忠良仲良凡弟義聚而有養賢賑乏之德文恭脱萬人於溺卓然為時名賢則史與譜有若珪瑁之相合亦足驗德善之有其寔不容自掩也兩宗胄裔久而益振得非本於此乎宗伯孜孜於澤被斯世彦志父子篤行不倦可謂能增德益善綿先世慶以遺其後人矣予知胡氏將來必有亢厥宗者特序其譜以族之宗伯名濙字源潔攷于譜

蓋與彥志爲二十世兄弟云

送艾主事侍親序

艾君鳳翔吾吉名能文之士也予游邑庠時累累聞部使者道其構思之敏琢辭之精夐非同列所可及已心慕之永樂甲午鄉試始與接言面見其所作遂信向所聞者不虛也有其寔也後七年同策進士京師覩其臨文之際一寫千百言皆縱横踴躍迭出新奇視向之所見者又大有逕庭矣已而分散不相接者十餘年及再

抵京則君已擢工部主事其所掌非營築造作之工即會計出納之事東馳西騖畧無休日間一相遇不過叙別懷論時務而已未嘗敢及文章事非但為其不暇聞亦恐其不樂聞也及其秩滿待陟明于吏部頗無外事因造其所索其近稾得詩與文若千篇皆氣雄傑而味深長屹然老成態度度越其初為甚遠然後知其居紛濁之司任煩劇之政而能不廢文學也方欲資之以損予之過補予之缺君且以母老得請而歸侍養矣予雖

不能得君之助然知其文必將大有進焉何也奉親之
餘無官守以維之無行役以勞之無是非利害以撓之
又得肆志詩書遊身山水景物之間以博其趣適其性
情則其文入於高妙也可必矣雖然文者道德之著也
道德弸於中則文不期高而自高矣昔吾吉以文鳴天
下範後世莫過於歐陽子其始也亦惟於慈侍之下隆
道德以為之本耳故蘇氏序其文曰著禮樂仁義之寔
以合乎大道正謂是也君有母侍似歐陽子矣尚弘於

道崇於德以培植其本予想望其能追歐陽氏之武為吉郡將來光也不可不副予懷

送福建塩運使馬君赴任序

正統五年夏吏部以福建塩運使缺與大臣議推庶僚才行之堪任者得都給事中二人郎中二人具以名進惟上所選而擢之所謂郎中則五臺馬君之龍也特中上選即日命下或謂馬君自國監生擢主事陞郎中皆在禮部寅清之職垂二十年騶令掌塩法居錢貨之司

任簿計之煩恐非所安予謂吾嘗官禮部與馬君為同
僚又相交最久知之不為不深其為人也溫厚而有理
沉毅而不刻其遇事也明决敢為雖大而不驚精密審
處雖小而不忽其為大臣之所推天子之所選以總一
方之塩利寔公且宜因往賀之與論運司之獘所當去
福所當造者君皆剖析有條處置有方足以信予之所
言退而有請予言贈者予何敢愛其言而不為之道哉
塩之為利雖甚愽然運司不得人則其利不失於官即

失於民不失於民即失于商逋負累積而徵之無其法侵漁百姓而禁之無其術官必失其利矣鹵出愈緩而賦入愈急亭户愈少而歲課愈繁民必失其利矣非撓於權勢以先後其所支之期即狥于貨賂而高下其所分之場商必失其利矣利失于官則所積愈少而所資愈不給利失于民則貧者衆而負税益多利失于商則無以取信于人而入粟塞下者益寡其足為國家之患一也馬君行矣尚勤所職以求均其利使官有餘而民

無不足啇亦不至於困則其為當時之賢運使也無忝矣其不負大臣所推天子所選也必矣因序以致其期望之意如此

送曾司訓赴弋陽序

督江西儒學僉憲王公孟堅嘗舉吾吉明經之士足以為人師表者七人以補郡縣教官之缺上詔試其文學果優皆授以司訓之職泰和曾庠蒙訓其一也得弋陽司訓命下之日予以弋陽子弟才器之成也可期而蒙

訓聲名之大亦必自此始也盖蒙訓之為質也美而曾
氏諸賢為翰林庶吉士者其先君也今為侍講學士者
其季父也吉士君有學問文章未及用世而没其貽休
委慶於蒙訓也固未涯學士先生為天下之大魁負儒
林之重望動足為世法文足與古期其所以面命口授
於蒙訓也尤詳且切蒙訓筮仕便地有名教之寄矣豈
不能推其平昔得於家庭者以淑諸人以成其親長之
德哉予故以為弋陽子弟得所師而蒙訓之躋顯榮有

其兆也譬之水焉其所由來也有本則流而為川瀦而為淵非但可資灌漑走舟楫而已逮天之欲雨也其氣輙憑雲霧上升霄漢下其潤澤于九土以滋育乎萬物其為功也莫大焉蒙訓則誠有本之水矣予尚望其升霄漢為甘霖以蘇萬物也施教雨以滋一邑豈足盡其能耶蒙訓尚慱于詩書以濬其源深乎仁義以大其流脩乎禮敬以固其防俟時之至而發之則澤之及物弘也可必矣蒙訓將行貴溪胡司訓如瞻與之同舉來請

文贈之予因述其素所望於蒙訓者以塞責云

送禮部司務明君還大同祭祖序

正統五年秋禮部司務明君得請而歸展先墓其寮陳君珪來屬予言贈之予為主事禮部時明君由國監生擢今職相交接未幾而予將有大同之役君謂人曰大同吾鄉也先人墳墓在焉安得一從是役以致吾桑梓之恭掃其蓬藋之穢耶予聞而即言於尚書胡公固讓之行距今甫六年而君又得援例以歸專修祀享之禮

官未九年而足跡已再徹鄉土展其孝思其榮且幸爲何如且大同爲古雲中之地遠接雁門逼近塞外昔漢隆時數爲匈奴所蹂躪迨唐中葉寇復縱横其間歷宋三百年其民未嘗一入中國版圖况六朝五代雲擾鼎沸之禍接跡以興當此之時其地士大夫欲一翺翔軒冕進觀上國之光身被中華禮義之化且不可及况得宦於清朝數還其鄉以申其孝而致其榮如君今日者耶則君之得往來鄉國後先增慶者皆朝廷控御有方

之力四方無事太平之徴也又可不知其所自耶茍知所自則效報之念自不容已而優陞美任之及之也可期君試待之君名禮字敬之其出身也由科目其為人也剛果而疏達可謂窮經而能致用者也歸抵其鄉尚即樓煩故城顧盼匈奴出没之道攷求李牧魏尚戰守之迹退為守邉之臣告曰古之良於為將者安不忘危故能保有萬全之功慎勿以邉塵減息而怠於事也予留心于此也久矣特因君歸一陳之以為大同

文安計

送王教授赴福州儒學序

往歲華亭王汝善先生以淳安教諭課績京師與翰林諸君會飲進士周瑄所侍講洪君宗翫言於座曰先生篤學善教人吾淳安學者蒙其作育以出而魁鄉薦第進士凡若干人今當遷秩爲教授吾邑不得專其惠矣予聞而欲得之教于吉侍講陳君叔剛又欲得之教于福州然皆無量緣以致之先生遂有處州之任今先生

喪既祥復至京則陳君已謝世獨予守官如初吾吉又缺教官洪君又為侍郎吏部意其必能採予初意以先生為吾吉惠矣除目下乃轉先生福州予雖惜其不得於吉為子弟矜式而深喜其得於彼有足慰吾陳君於九原也已而兵部主事項君文曜來請文為贈予又豈得辭哉夫師弟子之相遇也其猶工之於材歟大林之材雖足充棟梁造舟車必遇良工師然後有以成其器良工師雖善引繩墨斲斤斧不得大林之材則亦無以

施其巧福爲八閩首郡地大而民富逢掖縉紳之儒相
望出絃誦之聲不輟于野固產英傑之大林也先生道
欲古期教思身率又有疏達之才足以佐成其德於內
備舉其學政於外其真造就後學之良工師歟其往也
誠能廣禮義之訓爲之繩墨嚴學校之規爲之斧斤使
狂者有所裁狷者知所進懦者有所立惰者知所勸則
福州子弟必將感激而興起不爲名材不成偉器不自
已也向者禮部策大廷吾吉與福之士往往相後先由

今以往吾吉之士其將退避後塵以讓彼出一頭地歟何也以先生往教其郡卜之也先生其亦自勉以副人望焉

送吳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達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説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

孝弟使顛連者有所賴以為養暴横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典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為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或無由施得為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吳君古振其治教將並著於世乎方振嘗由鄉貢士起為教諭荊山繼以喪故改香河兩邑學者服其化而興於德成於業也不少其教既有以及於人矣年滿當遷秩用知者薦擢知廣西賔州事治之下於民也又當自茲始焉

或者乃以實為邊夷之郡毒瘴之鄉方振儒者非所宜居予則以為善治邊郡莫儒者若也尢真昔在漢世人惟射獵是習罔知農作駱越之民又無男女之辯其俗固夷於今之實矣任延以時名儒守之能歸民於農教以嫁娶之禮由是民食足而彝倫叙風雨順其節瘴癘不為害嶺表之習俗風氣幡然與中國並佳儒者之善變夫風俗也如此方振往而平心以處之善其道以理之自足為實之任延豈可謂儒者不宜於居彼耶方振

吾江右新喻人刑部主事方大之兄也士大夫與其弟交者來屬予文贈其行予因其教之有成而知其治之必效故敢以任延之績望之方振亦不可不自勗

送從弟縣尹赴莆田詩序

朝廷重縣尹之職以廷臣舉任不得人詔用進士為之吏部於進士中得十七人以應詔弟玭求素其一也蒙恩擢尹莆田吾既為之喜亦不能不為之懼蓋閩之有莆猶吾江右之有吉其文風之盛賢人君子之多素名

天下固為海濵儒邑也玭甞從吾學其平昔得於耳目以蓄諸懷思皆儒者事以儒者治儒邑必可以行其志以驗其所言者可見諸事為非但能資誦説而已故不能不為之喜然其邑大而附於興化郡城郡之為邑者三而賦税之出力役之征送迎往來之費則其邑當彼二邑常十八九其政煩而弊巨也稱是又為當道劇邑也玭之出仕也新以新仕而涖劇邑苟措置不得其嚮方必將獲戾于上下以重吾之不德懼豈能忘于懷耶

雖然守官家法在於處己之以潔涖事之以勤待物之以平而其要又皆本於誠也誠以潔己則心清而見益明誠以勤事則政舉而績益茂誠于平物則令行而民益親能是三者則邑雖劇理之已有餘況于儒道有合又何患其化之不流而效之不臻也玭往而力於此則欲免吾之懼而益吾之喜勢不難矣因作詩以勗之詩曰致身七品階作宰百里邑既為國保障亦係民休戚所以聖明朝孜孜選賢德筮仕拜茲命固當竭所力況

彼莆陽地附在郡城側儒風古所稱吏政今殊劇填門
獄訟來盈几公文積刀筆肆為奸鶉衣苦乏食到官亦
何措以成理化績君子立當道所守貴清白涖事綽有
功亦在勤弗息平易以臨民自無離怨色持此二三規
已無虛詐飾上可荅君恩下能拯民溺家聲信不隳華
要豈難陟方春氣和至雪凈河氷釋不寐顧王程所思
在行役斯須骨肉親屈指川原隔别離奪恩愛歌詠道
衷臆服此肖無忘庶幾古賢迹

送禮部侍郎陳公致仕還東莞序

上嗣大寶之七年禮部左侍郎陳公拜疏乞謝事士大夫以公自儒師擢知滁州有惠政秩滿當遷因民之請陞揚州守而還撫滁至今滁人稱牧守之賢必以公為最繼陞憲使於蜀肅清風紀之餘敷進儒生講學著書以作起士氣至今蜀人稱監司之賢必以公為最及自南京通政使兼國子祭酒轉而至禮部位日益尊而德日益光以故人稱南京大臣之賢又必以公為最凡歷

內外大小之職既以賢稱最又年未髦視聽精神未甚衰尚可少留闕下以輔聖德以正雅俗以為天下望未可以遽退也然公欲退之志已決雖欲留之不可强其留矣於是賜老命下而禮部諸曹以尚書胡公意來屬予文為之贈予自弱冠聞鄉先生遁遊楊子道公之賢而心慕之逮今二十餘年數欲一承教誨以少損其愚無能而公已行矣於心无不能不拳拳雖然逾嶺而南名才顯宦世出不少其間政事文章俱盛則前三百餘

年獨一余襄公稱賢於宋文前三百餘年獨一張文獻公稱賢於唐廸二賢之美於聖明之朝得非公耶然二賢皆老於宦途欲一退身嶺海閒日與鄉人舊故往還南陌東阡追尋少時嬉游之迹以樂其遲暮之年皆不能得公獨得之則公雖出二公之後而有以享其福之全矣因序以見其不留於此為足惜而得二賢所未得者為足慶也

贈武庫員外郎程君序

浮梁程君惟賢馮君至誠皆予同年友也馮君自縣尹用薦入為監察御史而程君以南京行人補秩行在遂有兵部武庫副郎之陟馮君以同年在翰林獨予一人來徵文以為程君貺予因念昔吾同年之盛聚則滿都下散則徧海內其意氣之相得聲望之相高有如春木向榮藹然日盛於一日時吾三人未及與焉十數年來升沉去就存没之跡異而感慨於是乎興則又不啻秋葉就悴蕭然日稀于一日而吾三人始相合焉不得遂

跡於方盛之時而得聚首于既衰之後玆亦不為不難矣丈豈庸辭耶夫君子抱才器以仕於清朝幸被上擢使其位日以進祿日以增則所履不可不加慎于事不可不加勤於績不可不加懋盖蒙恩既優必思所以盡其報稱之意者君子之心所當然也今副郎之位髙於行人其等已五而分祿之入倍之恩意之加不為不優矣程君可不益慎所履益勤所事益懋乃績以圖報稱於無窮哉昔韓魏公歷官愈髙則自檢愈嚴而奉職愈

恭或勸以功名如此可少自休無親細事公曰已憚於勞則人必受獘且禄已厚而不事事於心不安其事業所以髙於人勣績于以著於國賢名所以施之於悠遠者非以是歟程君幸以古賢之心為心則其所以為吾同年光也必有加於前日而盛于今日焉

送鄭太守復任寧波序

朝廷欲施澤於下非賢郡守無由宣其意烝庶欲徼福於上非賢郡守無由達其情由郡守而上雖有方岳之

臣而其位尊尊則其勢不得與下接由郡守而下雖有縣邑之吏而其位卑卑則其分不得與上親處乎二者之間深為上下之情所共屬者惟郡守為然故漢世稱郡守為吏民之本而大小百職不與焉為郡守而能不負衆情之所屬是豈不足為賢乎鄭侯希玉由翰林庶吉士擢刑部主事有能聲用知者薦為四明郡守其禁令之所出德刑之所施無一而非益國字民之美政嘗以内艱去官五邑之民皇皇焉如嬰兒之失慈母懇乞

其還故僅襄事而奪哀之詔下亦足驗其為下情所屬殆不異於冦恂之守潁川也至是上六載之績於京師而丘壠之念方切於懷因乞歸致展祭之私朝廷以專城之寄不可虛未允所請故方奏最而復官之期已廹又足驗其為上情所屬雖杜詩不得去南陽不是過也今而即郡則望益隆治益新績益茂矣雖然必有以悉其民之所病與其所願欲徹諸宸聰以除而遂之使太平之清化得沾被乎阻江極海之區然後於上下之所素

屬者可以不負而為今世之冠柱也何忝哉太守行士大夫有屬予文贈之者予以鄭為三山望姓其諸父昆弟皆起儒科官中外所謂文者其家世業也予文奚足增其重哉而屬者必欲得之因序其所以得於民而不釋於國者以勵其治效之有終焉

送惠州通判鄭君復任序

失意於不虞之中而收名於久抑之後予於同年友莆田鄭君季述來課績也有以知其然焉宣德初君為刑

部主事天子以廷臣有荒於酒者思有以懲之遣人容詢其情寔以聞遣者不達上意欲致其詳惟以庶寮不在官者當之時君以病在告已月餘又素不能酒而悞名其間再三求白不得免遂有通判惠州之調是豈其道所宜得而分所當然耶無乃咎至自外也然君去刑部已十年故寮宿契猶有在者咸謂其處心平而易决獄詳而恕非有沈湎惰職之狀斥而置諸嶺以南則為善者無所恃為不善者無所懲非所以為移易風俗必

引而復之然後有以愜衆懷則公論猶明於内也其在惠州以慈祥勤慎爲藩臬大臣所器重每有難均之政久滯之獄輙委之理民亦素服其令不敢欺以故事多底績上下之人交誦其賢且謂其來也必留京師以澤於天下豈得久爲其郡所專也則公論又明於外也内外之公論俱明豈不足爲君脱去悔吝以即亨嘉之兆歟君之奏最還也尚茂厥德以熙厥政以永厥譽不自懈焉以待之凡爲同年者莫不以是望焉予特序以致其

意

送胡太守復任南昌序

南昌太守胡君本惠捧永樂庚子鄉書時已與予友及游太學又與江陵王君伯宣交其後予在禮部伯宣入翰林胡君以戸部主事著績陞員外郎數與吾二人相往來以篤舊日之好已而胡君用薦擢守南昌吾亦繼伯宣入翰林望其治法之修於官惠澤之下於民聲譽之隆於世也不謀而同久而往往遇部使者自江西來

問其列郡之治孰優必曰無逋賦淹獄藏奸積蠹者惟南昌問其四境之民孰安必曰無愁嘆之聲凍餒憔悴之色者惟南昌問其郡守孰賢必曰和而有守寬而有為不為赫赫之威皦皦之行而人自服其令仰其德者惟南昌吾二人以是喜胡君之為政也有古循吏之風足不負其知已所望矣今胡君上課京師與吾儕握手交歡如故吾儕又竊冀其奏最復官當有以新厥政然政之所務莫大於尊賢尊賢者化民之本移風易俗之

首務也南昌之在漢時賢者固未盛出自陳蕃為守能尊其郡之賢者徐穉常設一榻以待之無徐子之德者不與焉感激其民皆化于善自是大江以西高風清節之士接踵而起其道德文儒又相頡頏乎其後遂使其地名為忠節文獻之邦流至于今而益盛尊賢之效其遠若此可不務哉胡君歸而求其郡人之賢者加禮焉則民將自勸于善俗將自歸于厚又豈不足為今世之陳蕃歟君於民尚盡心焉同一南昌毋使彼獨擅名乎

其間

贈古評事序

今天下仕者亦衆矣其由明經出學校者億萬人中僅千人焉雖明經出學校矣其得出身進士之科者千人中僅百人焉雖出身進士矣其得蒙上選為庶吉士翰林以盡讀中秘書充其所有而後出者百人中不十數人焉則由庶吉士出而受職者視進士為已少視出學校者為尤少又豈發跡於他途者所可累數而等較哉

至于泣官行事其由他途由學校由進士起者亦或有餘而由庶吉士出者才或不足然則政績理效之著又不繫乎所出之地之高而惟視其人之所以自立何如耶則為庶吉士者尤不可不勉以求無負其出翰林也太原古鏞宗罷以明經第進士為庶吉士翰林久而有大理評事之擢與之交者來屬予文贈之予以評事之職所以平乎諸司刑獄之不平而致其平也以吾宗罷居之則昔馬博諸秘籍徵諸縉紳大夫辯諸其友以得

其大中至正之道於已者今則可舉以為輕重刑罰之權衡使讞訊之下偽者得其情枉者得其直平反有道而刑之所施無不中矣所謂勉於自立求無負其出翰林者在宗覊必能之也或者乃謂宗覊之儒術則優矣未見其理獄之明也予謂孔曽仲由非儒者歟仲由於獄可片言以折之其果於理獄也如此曽子告獄官曰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其仁於理獄也如此孔子之聽訟則曰必也使無訟乎其聖于理獄也如此宗覊學其

學也有素於獄而能得其果存其仁而希乎聖則聖賢之事業可期國家生民尚有所賴何可謂優於儒者不能明於獄也哉或人不能難因書以為宗罷遠大期

送兵科給事中劉君致仕南歸詩序

今天下士大夫置官而卷處者固多吾吉玄思堂劉氏其又盛乎哉前六年翰林修撰顯仁年僅五十已謝病而歸矣今兵科給事中文縝年未六十又得請老以歸焉給事君修撰從子也二賢並起科目並從游縉紳間

修撰君在北京以文章顯當世而遂退給事君掌南京工科轉兵科復得展其政事之才竭其獻替之職翹然為人所尊重秩滿九年當有不次之擢亦果於求去畧不以利禄累其懷得非有慕於其叔父之高風耶修撰君居田里嘗合宗族作先祠於故居為歲時會祭之所亦必有意待其從子之歸給事君既脫宦途又豈不能奉其叔父優游田社撫喬木之餘陰想清門之故事以時叙其倫樂哉蓋知其念木本水源之至篤桑梓恭敬

之餘又能表率其族人使長者篤慈愛幼者循孝弟仁其子弟者必先於教恭其父兄者必勤於學富者不忮而貧者有養禮讓興而詩書之聲足以消其忿爭不平之氣如是則二賢雖去官守退居閒安之地而有益於其族也甚大鄉里之俗亦將化歸于厚焉何往而無惠澤以及人哉嘗考古賢叔姪得並著稱於休致之後者莫過漢之二疏今二賢退休之迹去疏氏不甚遠矣能力行以善其俗如疏氏又豈不足為今世二疏耶予因序

交游贈行之詩為給事君告且致意於修撰君欲其居鄉必以古道自勵或予他日幸獲退休之命當從玄思堂觀儀而考法焉

送何太守復任詩序

能廣上之德意以拯下之人窮此有司之良而為政之惠者也毘陵何公彥澤之守袁也其得是道歟宣德乙卯江南之民若饑天子寔深憫焉屢詔有司發粟以賑之而有司多怠其事不思所以恭上命遂致澤壅而不

流民困而弗恤上下俱負所望獨袁州不然時予有事于蜀還道見湖廣之民飯草木死者相枕籍長沙尤甚袁與長沙隣也入其境則民饑餓之色愁吟之聲視長沙已減其十七八而炊烟蔽野農饁交途人相安於室又非長沙所能有因恠二郡之地相錯何故人事若此其異歟詢諸父老知公之奉詔賑饑也能盡心焉量時之緩急以為先後視民之有無以為損益又能勸民之富者出粟以贍貧人非若衆有司之果於慢厥職也故

能濟乎其民不至如他郡之窮且急焉此蓋公之惠政一端然予盱耳聞而目覩者因是而知袁人被公之惠必優乎有餘焉蓋公由賓賢起而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熟於理而詳於事所謂廣德意以拯人窮者廼其心所素存推是而從政何施而無惠民之寔歟予故知其惠之及於袁人多也昔者子産之養民也惠孔子謂其有君子之道焉公之治袁也其亦君子之道歟不然何以民受其惠之多也公來京師考績寂而歸縉紳之士皆

為詩以贈之予復序以道其能惠衆人之意亦使衆人德公於無窮焉

叙喜贈李給事中

榮名美任加乎身者人情所宜喜也然喜於一已孰若喜於國中而及乎天下耶慶鍾其家則一家之人喜之光賁其鄉則一鄉之人喜之功施於國而及於天下則自家而及於天下無不喜之德之及人有遠近而喜亦隨之者其勢然也予知李震用初之喜深於已溢于家

洽於鄉進而不已殆將遍於國中而達於天下何也以
予嘗為之喜占之也予筮仕禮部時用初大父侍郎公屬
為用初擇師予以修撰劉君麟應報焉公即遣用初受
易其門已而用初學業有成予既為之喜及公即世尚
書毘陵胡公以公之故言于朝録用初為國學生俾予
送之從國子先生學未幾用初領鄉薦第進士予又為
之喜及予在翰林用初來為庶吉士相接為尤數相知
為尤深今其擢工科給事中行義達道自兹始矣予豈

得不為之喜耶予既為之喜則其父兄子弟為之喜於內凡閭族鄉鄰為之喜于外為可知也然以用初之賢居侍臣之列有言責之寄凡百官司所為之或謬所掌之或缺皆得舉以為上陳而置諸法使其職舉而志行則大小之臣必思善其政朝廷必將蒙其福烝庶必將被其澤其為喜也可涯哉欲致是喜不難也在慎所履竭所能以狥所務而已殆非色厲而內荏者所能與子思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其是之謂歟用初其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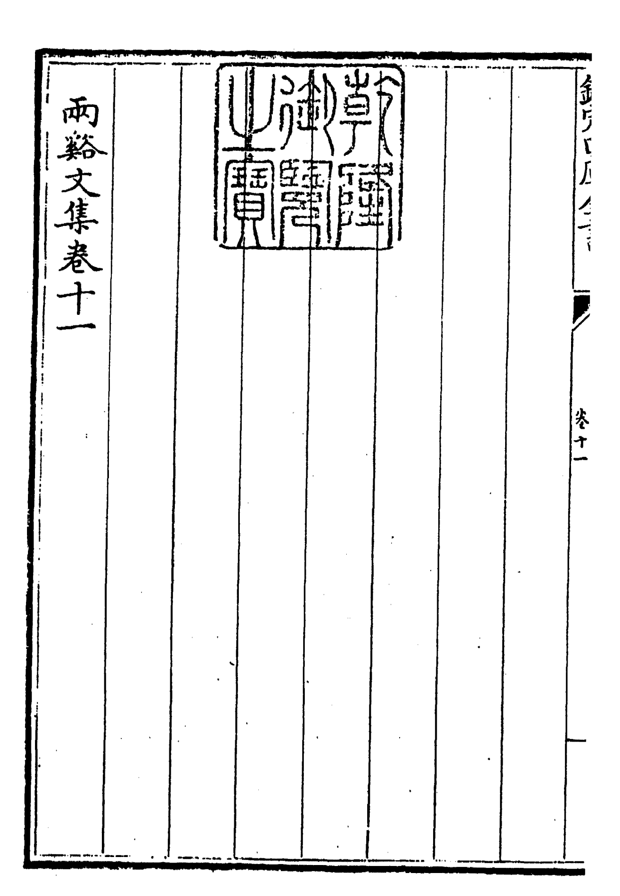
予因鄉貢士鄭韶之請特序所喜為之賀而亦有以為之期焉

送劉給事中兄弟榮歸序

為故家舊族而科甲之名宦遊之跡相承而弗替亦豈偶然之故哉自非世澤深厚家慶有餘不足以得此予於吉水劉氏而益信其然劉氏世業詩書有潛德洪武中宗平先生以易經領鄉薦積官至翰林檢討其嗜學其好士至老不衰人稱之為其家斯立焉宣德中檢討

之子崇益又以易經第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其才質粹然而詞氣容色稱之人謂其家原父馬正統初給事中之弟崇觀又以易經魁鄉榜第進士其才敏而志不凡人謂其家貢父馬父子兄弟繼起科目仕清朝皆有賢稱于士大夫間亦足驗其世澤家慶所從來也遠矣今給事中與進士又皆得請以奉其母歸故鄉展先君之墓其榮且幸為何如哉雖然是皆至自外者也有當盡諸己者馮滎雪其行砥礪其節施之於鄉必使德義著

禮讓興動輒足以為人法措之於官必使道與政行功隨事立動輒有以為國利是則盡己之事君子之所當為穹爵美職不與焉而穹爵美職之加乎其躬也未始不資以為之本惟令凡弟其最之子徯變鳳之効祥於有道之世也久矣故因進士歐陽某請而復申之文詞聞云



兩谿文集卷十一